

海合会

海合会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大国外交*^①

钮 松

摘 要: 20 世纪末以来的科索沃人道主义危机和独立问题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海合会从科索沃的伊斯兰背景及其民族遭遇入手,一方面支持科索沃穆斯林的权益及获得伊斯兰国家身份,另一方面支持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行动,承认欧盟在科索沃独立等问题上的主导作用,这实则体现了海合会游走于伊斯兰体系和现代国际体系之间的双重合法性建构。海合会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大国外交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这对于考察海合会对地区和全球其他事务的参与提供了经典案例和分析视角。

关键词: 海合会; 科索沃; 北约与美欧; 伊斯兰; 体系与合法性

作者简介: 钮松,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在站博士后,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 1673-5161 (2013) 01-0034-16 **中图分类号:** D801 **文献标识码:**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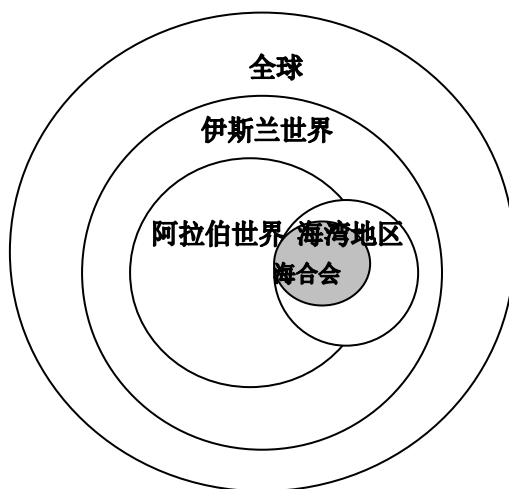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项目(KA159225)、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2M520795)、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冷战后大国中东安全战略比较研究)、教育部国际司区域国别研究培育基地上外欧盟研究中心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上海外国语大学“211 工程”项目和上海市一流学科政治学资助。

海合会自 1981 年 5 月成立以来,在 30 余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大国外交路径,这主要表现在四个不同层面:首先是针对世界大国的外交活动,以谋求主要世界大国的政治与军事支持为主;其次是争做伊斯兰世界大国的外交活动,利用其作为伊斯兰教发源地并坐拥麦加、麦地那两大圣地的

① 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2010 级硕士生田艺琼同学对本文阿拉伯语资料方面的贡献。

宗教优势，谋求自身在伊斯兰教世界的盟主地位，伊斯兰世界联盟、伊斯兰合作组织便是其主要载体；再次是争做阿拉伯世界大国的外交活动，通过巨额油气收入来介入并主导阿盟决策，并最终达到掌控阿拉伯世界话语权的目地；最后是确保海湾地区大国的外交活动，在海湾地区传统的海湾君主国、伊朗和伊拉克“三足鼎立”中增强实力，并促使力量天平向自身倾斜（参见图一）。

图一：海合会大国外交四个层面



事实上，这四个层面并非相互平行，而是在实践中相互交错。科索沃问题作为冷战结束后西方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支点，海合会及其成员国在此问题上所展开的大国外交活动便具有鲜明的多维度色彩，这不仅是海合会参与欧洲事务和伊斯兰事务的积极平台，更是其参与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契机。

一、海合会对科索沃战争的间接支持（1998~1999年）

二战后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持续了数十年，中东伊斯兰世界也被卷入其中：一方面，南也门和阿富汗建立的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政权，以及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等泛社会主义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共和政权纷纷倒入苏联阵营；另一方面，海湾君主国、北也门等传统伊斯兰君主国出于对共产主义无神论和暴力革命的恐惧而倒入西方阵营。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所认为的“历史

的终结”在充满乐观的同时，再次将对未来世界的担忧指向伊斯兰世界。^①亨廷顿则进一步点明了文明会取代意识形态成为新的斗争形式，并较多提及了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与碰撞。^②

尽管伊斯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西方学界所设想的、后冷战时代西方所面临的主要敌人之一，但美国在“9·11”事件前仍难以确定其敌人，伊斯兰世界并非美国考虑的全部，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仍是其重要考量对象。不仅如此，1998~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针对南联盟所发动的科索沃战争在新旧历史的交替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一方面，米洛舍维奇政权被视为共产党的残余势力，打击米氏政权是冷战的一种延续；另一方面，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所遭遇到的种族清洗令西方感到忧虑，北约与科索沃穆斯林势力的联合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对冷战后时代文明和谐共处的一种调和试验。实际上，米洛舍维奇在担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者时反对民族主义，但“早在1989年初，米洛舍维奇便试图通过将其自身从一个共产主义者转变成一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方式来保持权力，其所作的宪法修改取消了穆斯林科索沃的自治，并派兵平息可预见的随之而来的动荡。”^③

由于冷战后的1991~2001年的10年过渡期内，国际体系转型加剧，但旧有的矛盾也得到空间的释放。尽管美国在沙特的驻军行为招致本·拉登为首的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暴力乃至恐怖主义袭击，但这并不意味着在20世纪九十年代伊斯兰与西方之间是一种剧烈性的对抗状态。阿富汗共产党政权崩溃后从军阀混战中崛起的塔利班势力便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并且在“9·11”事件之后美国仍期望与塔利班保持早先的合作关系^④，这表现出冷战后十年伊斯兰与西方的合作一面。不仅如此，通过海湾战争谋求西方保护且获得海湾大国地位的海合会国家更是进一步与美国和北约站到一边。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客观来看，当时的海合会并未高度关注科索沃问题，对科索沃所发生的事情及其对于新旧历史交替的意义并未有着深度的察觉，但维护与美国和北约为代表的世界大国势力的战略合作关系是其重要考量。简而言之，海合会并未将科索沃问题看作是一个关切自身利益的问题，只是出于盟友的道义和安全利益需求而采取“顺水推舟”的活动。据埃及《金字塔报》报道：“有部分阿拉伯国家毫无保留地支持北约行

①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③ Richard Melans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Vietnam War: the Search for Consensus from Richard Nixon to George W. Bush*, New York: M.E. Sharpe, Inc, 2005, p.253.

④ 钮松：《国际体系转型与美国—塔利班关系》，载《南亚研究季刊》，2010年第2期。

动，如海合会大部分成员国赞同美国政策，因此这些国家没有采取任何反对的举动，或对北约的干预并不关心。阿联酋宣布派遣 150 名军人赴法国训练，以参与维护科索沃和平的任何国际行动。摩洛哥也与海合会态度相近，约旦国王从贝尔格莱德撤回约旦大使。”^①除此之外，海合会还对美国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发动的对伊拉克的空袭活动持支持态度，为美国“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战略试验铺路。1999 年 5 月 23 日，对伊拉克空袭编队就有来自土耳其空军基地的 12 个美英战斗机编队和来自沙特、科威特空军基地的 34 批战斗机。^②科索沃战争导致西方与中俄之间的对峙与冲突，但北约对战争结果的不确定和大国的相互妥协促成了科索沃问题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联合国安理会于 1999 年 6 月 10 日通过 1244 号决议，其核心思想是既承认南联盟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又认为科索沃必须实现实质性自治。联合国接替北约对科索沃实施托管，并成立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UNMIK）。1244 号决议得到安理会 15 个理事国的 14 票赞成、1 票弃权（中国）而通过，其中包括非常任理事国中的两个伊斯兰国家——海合会国家巴林和东盟成员国马来西亚。

即便如此，从国际社会的关注度来看，主流思潮关注的是世界大国，如中俄等对于科索沃战争的态度。甚至极少有人关注到海合会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对于科索沃问题的态度和看法。^③海合会在科索沃问题上的低调支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首先，海合会更多关注海湾战争以后的海湾地区局势，尤其是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与西方的博弈及其对海合会的威胁，科索沃从来就不是海合会关注的重心；其次，海合会当时只具备地区大国实力，对于成为世界大国议题的科索沃问题并无过多话语权，其态度无关轻重；最后，科索沃当时更多使用西方的种族清洗话语，并未大力重塑其伊斯兰形象，这一点也很难让伊斯兰国家产生身份共鸣，甚至巴尔干地区伊斯兰宗教传统的长期衰微以及前南政权长期以来的无神论教育造成了科索沃的长期世俗化，穆斯林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族群代号而未必拥有宗教意义。^④

在宗教层面，海合会对科索沃的支持力度远远比不上那些伊斯兰圣战者，

① 艾哈迈德·马尼斯：《阿拉伯国家对科索沃危机的态度》，载《金字塔报》（阿文），1999 年 7 月 1 日。

② 唐保东：《推行霸权谈何容易——从科索沃战争看美国发动局部战争的弱点》，载《现代军事》，1999 年 10 月，第 33 页。

③ 以中国为例，科索沃战争后王逸舟主编的《单极世界的阴霾——科索沃危机的警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版）用较大篇幅细致地阐述了欧美中俄等大国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博弈，但并未提及伊斯兰世界的看法。

④ 科索沃主体民族阿尔巴尼亚族的母国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甚至于 1967 年宣布为无神论国家，这也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唯一的无神论国家，这对于科索沃阿族民众的宗教热情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如一名埃及伊斯兰主义者宣称：“对我而言，科索沃与波斯尼亚同等重要”，许多穆斯林通过捐款、组织志愿者、向政府施压等形式予以支持^①；在世俗层面，伊拉克、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等原苏联的泛社会主义盟友坚决反对西方的“人道主义干涉”；这些构成了西方所认为的，伊斯兰世界因科索沃问题而导致的分裂。^②这种分裂也为 21 世纪初以来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权力格局转移埋下伏笔。

二、海合会对科索沃独立的直接支持（2008 年迄今）

美国通过科索沃战争来维护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这场战争对于西方的军事战略、外交战略转型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随着米洛舍维奇政权被迫接受北约条件，自 1999 年开始，科索沃便处于联合国的托管之下，南联盟已失去对科索沃的有效治理。随着科索沃人道主义危机的化解，科索沃问题逐渐降温。包括海合会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关注点逐渐转移到其他政治、军事、经济和气候治理等议题。

“9·11”事件的爆发使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越发凸显，也标志着冷战结束后，宗教与文明取代意识形态成为了国际关系冲突与和平的分界线。美国以科索沃战争为伏笔，以阿富汗战争为预演，以伊拉克战争为突破口，大力打击新的与残存的反西方势力。在美国的中东“反恐”战争如火如荼之际，科索沃局势相对平静。2008 年 2 月 17 日，科索沃议会投票，宣布“科索沃共和国”从塞尔维亚正式独立，并要求国际承认。从科索沃战争到科索沃独立的十年历程来看，西方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和主导性的作用。因此，科索沃一方面按照西方的标准进行政权建设，以加入欧盟为目标；另一方面，作为穆斯林为主体的“科索沃共和国”也希望从伊斯兰世界获得更多支持，从国际承认的角度找到宗教上的突破口。即便如此，科索沃宣布独立之初，海合会为首的伊斯兰世界并未采取积极的应对态度，这与科索沃的世俗化以及普通民众对伊斯兰教的认同度有着密切关联，欧盟化与伊斯兰教如何调和也值得继续观察。

科索沃将入盟作为优先考虑的目标，从地理位置和政权体制角度来看，其可行性高于土耳其。科索沃普通民众和西方学者的看法比较具有普遍性，如一位科索沃大学教授指出：“这里的人都是穆斯林，但他们像欧洲人那样思考”；一位美国教授指出：“这里的穆斯林将他们自己定位为穆斯林精简版（Muslim Lite）”；一位科索沃酒吧服务员认为：“我们是穆斯林，但不是真的”；一名科索沃企业家认为：“我们从来都不是实践的穆斯林，如同中东的那些人……首先，

① Roger Hardy, Jim Muir, “Kosovo Divides Muslim World,” *BBC News*, March 25, 1999.

② Ibid.

我们是阿尔巴尼亚人。宗教位居第二”；宗教在科索沃是私人领域而非公共领域的存在，一位科索沃人指出：“我们从未讨论过它”，“一年前，我才发现，我的一位好友是天主教徒，而且我们在过去十年一直是好友”^①；一名科索沃青年女高音歌唱家甚至认为伊斯兰只是奥斯曼帝国强迫改宗留下的遗产，只是一种既成事实。^②不仅如此，科索沃伊斯兰宗教界对于伊斯兰瓦哈比运动也保持着高度警惕，“我们费尽辛劳来阻止这些类型的运动”，“这些类型的运动对所有的国家、信仰和宗教来说都是危险的。已在这些领域培育了的传统的伊斯兰教是对未来的最好保障。假如我们允许外国人前来并通过他们的思想将我们推向战争，那么局势将会失控”^③。从科索沃民众和宗教界的态度，不难看出海合会对承认科索沃独立的暂时迟疑之因。海合会国家在科索沃独立之初的宗教迟疑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科索沃标志着一种分离主义倾向，“是否这是沙特阿拉伯为何不支持科索沃出现之因？”“对于沙特人而言，真正的威胁来自邻国伊拉克，它将会击破被诸如彼得·加尔布雷思^④（Peter Galbraith）之类的专家所预言的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连线。并且这种击破随后将会被证明是传染性的：所有的海合会国家可能都需要沙特的牵头。”^⑤

针对伊斯兰世界的广泛迟疑，科索沃政府乃至宗教界在谋求国际社会承认问题上的态度存在高度一致。2008年的朝觐活动是科索沃打开伊斯兰世界外交突破口的关键性活动。科索沃战争以后，科索沃民众持联合国科索沃临管会颁发的护照出境，2008年宣布独立以后，换发“科索沃共和国”护照。这些手持科索沃新护照的穆斯林借道伊斯兰国家前往沙特履行朝觐功课的行为对于伊斯兰国家在科索沃独立问题上的模糊政策是一个巨大冲击。当时阿拉伯国家中仅有阿联酋一国承认科索沃独立。虽然“人们带着新护照充满热情地踏上朝觐之路”，但一些科索沃朝觐者害怕其朝觐之旅止步于叙利亚与约旦边界，因为这两国尚未承认科索沃；而对那些直飞沙特的科索沃朝觐者，沙特当时虽未承认科索沃，但将科索沃新护照视为有效的旅行证明文件。^⑥科

① Michael Totten, “Kosovo’s Moderate Muslims,”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30, 2008.

② 弗拉卡·戈兰奇（Flaka Goranci），生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笔者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留学期间的朋友，是科索沃家喻户晓的女高音歌唱家，2008年获以色列政府资助赴以学习音乐。她除了将发髻用布包着代表头巾以外，身上没有任何穆斯林色彩，对伊斯兰也没有任何偏好，其演艺活动也主要在欧洲和美国。

③ Michael Totten, “Kosovo’s Moderate Muslims”.

④ 美国外交官，曾任联合国秘书长阿富汗问题副特别代表。

⑤ Saeed Naqvi, “Independence for Kosovo: Secession or Self-determination?” *ORF Discourse*, Vol.3, No.5, August 2008, p.3.

⑥ “Kosovo Independence Hajj,” November 26, 2008, <http://staging.onislam.net/english/news/3341/427859>.

索沃以朝觐为契机的国民外交活动对于展示科索沃新护照提供了绝佳的契机并取得了预期效果。海合会国家以及其他伊斯兰国家开始承认科索沃甚至建立外交关系。

表一：伊斯兰国家对科索沃独立的態度

GCC 国家			其他伊斯兰国家		
	承认时间	建交时间		承认时间	建交时间
阿联酋	2008-10-14	2010-04-27	阿富汗	2008-02-18	
沙特	2009-04-20	2009-08-07	马来西亚	2008-10-30	2011-03-23
巴林	2009-05-19		科摩罗	2009-05-19	
卡塔尔	2011-01-04	2011-01-07	约旦	2009-07-08	
阿曼	2011-02-04	2011-02-04	毛里塔尼亚	2010-01-13	2010-01-13
科威特	2011-10-11	2011-10-11	吉布提	2010-05-12	2011-02-04
			索马里	2010-05-19	
			文莱	2012-04-25	

从表一不难看出，迄今为止，伊斯兰国家中对科索沃独立持支持态度的国家主要分布在西亚（海合会六国与约旦）、东非（科摩罗、吉布提、索马里三国）、东南亚（马来西亚、文莱两国）以及北非毛里塔尼亚和中亚的阿富汗。科索沃官员通过出访海合会国家，希望以此为突破口打开对伊斯兰世界的外交局面。2011年5月，科索沃外长恩费尔·霍哈伊（Envar Hozhaj）访问沙特并同沙特外交大臣沙特·费萨尔王子进行会谈，其议题涉及双边合作以及外交承认问题。2011年6月，科索沃驻沙特使馆代办雷杰普·白夏（Rexhep Boja）尤为强调不承认科索沃会阻碍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公民开展的自由运动，他敦促海合会所有国家和其他伊斯兰国家尽快承认科索沃，他认为：“尽管科索沃主权获外交承认的长期奋斗目标正在缓慢且持续地实现，但普里什蒂纳^①在争取获得伊斯兰合作组织整个团体的支持上失败了”^②。2012年1月，科索沃总统阿蒂费特·亚希亚加（Atifete Jahjaga）前往阿联酋出席世界未来能源峰会（WFES2012），并利用此机会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会谈以谋求联合国承认。^③2012年6月，科索沃总理

① 科索沃首都。

② Ghazanfar Ali Khan, “Kosovo Wants GCC, OIC Help to Counter Offensive by Serbia,” *Arab News*, June 9, 2011.

③ “Jahjaga Meets Ban Ki Moon,” *M-Magazine*, January 17, 2012.

哈辛·塔奇 (Hashim Thaci) 访问沙特, 他与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艾克麦尔艾丁·伊赫桑奥卢 (Ekmeleddin Ihsanoglu) 会谈时提及科索沃加入该组织的问题, 伊赫桑奥卢揭示了伊合组织自 1996 年以来对科索沃独立权力的支持。塔奇指出: “科索沃在无视人民政治、宗教与文化权利的国家当局的统治下, 遭遇了大量不公与压迫。在独立并获得包括 30 个伊合组织成员国在内的 91 个国家承认之后, 目前该组织期待科索沃尽快成为联合国和伊合组织的成员国”, “科索沃决定在下一个阶段进一步加强与伊合组织的联系”^①。

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与科索沃互动密切, 除了互打宗教牌实现双赢之外, 沙特还关照到欧盟对科索沃独立的支持。对于欧盟而言, 科索沃处于欧洲巴尔干地区, 其安全与稳定关涉欧盟利益。欧盟积极在联合国安理会 1244 号决议的框架下参与科索沃问题的解决以及科索沃实质性自治的实现, 并期望利用联合国的合法框架实现自身目的。科索沃最终地位问题一直是大国与南联盟的关切, 1244 号决议只是 1999 年情势下兼顾各方利益的一种妥协之举。欧盟希望最大可能地主导科索沃事务并逐步突破 1244 号决议。第一, 早在 2002 年 11 月, 欧盟便在科索沃建立了“稳定跟踪机制”(STM), 实际上是欧盟与主权国家之间“稳定与联系协议”(SAA) 的变体。第二, 2005 年, 芬兰前总统阿赫蒂萨里被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任命为科索沃最终地位谈判特使, 并于 2006 年初在奥地利建立联合国科索沃特使办公室 (UNOSEK)。2007 年 2 月, 一项名为“阿赫蒂萨里计划”(Ahtisaari Plan) 的科索沃前途方案被提出, 该方案呼吁给予科索沃更多的国际介入, 也期望科索沃独立参与各种国际机构, 阿赫蒂萨里指出: “我们已与重要的国际伙伴进行了广泛协商, 尤其是联络小组 (Contact Group)^②、欧盟与北约。它们介入了已采取的每一个步骤, 并且对该进程的支持贯穿始终。”^③第三, 欧盟于 2008 年 2 月 16 日向科索沃派出“欧盟科索沃法治特派团”(EULEX Kosovo), 施以警察和司法方面的影响力, 这招致俄罗斯与塞尔维亚的反对, 当年 11 月欧盟承诺该特派团不实施“阿赫蒂萨里计划”后有所缓解。第四, 2008 年开始, 欧盟向科索沃指派国际民事代表 (ICR) 与欧盟特别代表 (EUSR), 其中前者由欧美国家组成的“国际指导团”(ISG)^④任命, 后者由欧盟理事会任命。虽然欧盟成员国塞浦路斯、希

① Nadim Al-Hamid, Ibrahim Naffee, “Kosovo Set to Join OIC,” *Arab News*, June 17, 2012.

② 由美、英、法、德、意、俄等六国组成。

③ “Press Conference by UN Special Envoy for the Future Status Process for Kosovo Martti Ahtisaari, in New York,” February 8, 2007, www.unosek.org.

④ 国际指导团目前由二十五个欧美国家组成, 其中二十个欧盟国家, 五个非欧盟国家, 加入的标准是承认科索沃独立。

腊、罗马尼亚、斯洛伐克、西班牙不承认科索沃独立^①，但“国际指导团”的诞生实际代表着欧盟对科索沃独立的支持态度；国际民事代表本来就是“阿赫蒂萨里计划”的设计，欧盟将皮特·费斯（Pieter Feith）同时任命为首任欧盟特别代表与首任国际民事代表的做法不过是某种变通。2010年7月22日，国际法院判决《科索沃独立宣言》并不违法。随着2012年9月10日国际民事代表处完成托管任务以后，欧盟特别代表成为欧盟与科索沃唯一的合法联系渠道。第五，欧盟近年在吸收科索沃入盟问题上尺度越来越大，欧盟长期以来将入盟前景作为诱饵，促使塞尔维亚不断对科索沃做出让步，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甚至于2012年2月24日签署了《星号协定》（*Asterisk Agreement*）^②，塞尔维亚接受科索沃以“科索沃*”而非“科索沃共和国”，亦非原有的“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名义参与地区事务并与欧盟各机构建立直接联系，以及与外国签署协定，塞尔维亚也不再在科索沃代表与会的情形下拒绝参会。在此背景下，2012年10月10日，欧盟委员会指出，与科索沃签署《稳定与合作协议》并无法律障碍，完全的主权国家身份并非必要条件，其前提是科索沃在法治、公共行政、保护少数民族、贸易等领域获得更多的进步。^③

海合会了解欧盟、美国和北约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尤其是欧美之间的矛盾。因此，海合会6国虽自2008年10月~2011年10月先后承认科索沃独立，且除巴林外，其余5国均与科索沃建交，但只有沙特、阿联酋与科索沃互设外交馆舍：沙特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兼驻科索沃大使、阿联酋驻土耳其大使兼驻科索沃大使，科索沃则在这两国分别开设大使馆。尽管如此，海合会并未与科索沃建立整体的官方联系。这实质上反映了海合会默认欧盟在科索沃问题上的主导地位，但也囿于与美国的准盟友关系而将这种默认置于一定限度之内，其行多于言，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世界大国之间保持某种平衡。海合会也明白科索沃希望在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左右逢源、同时打开外交局面的意图，虽然“在科索沃独立之后，科索沃穆斯林社会抱怨

① 这六国主要基于其国内民族问题考虑，与俄罗斯有着本质不同。

② 也称《脚注协定》（*Footnote Agreement*），因“科索沃*”而得名，该协定对于“科索沃”一词的脚注是：“该名称对于其地位状态毫无偏见，并且符合联合国安理会1244号决议和国际法院对《科索沃独立宣言》的看法。”参见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 Facilitated Dialogue: Agreement o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BM Technical Protocol*, Brussels, February 24, 2012, http://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foraff/128138.pdf.

③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n a Feasibility Study for a Stabilisation and Associ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Kosovo*, Brussels, October 10, 2012.

政府害怕失去西方支持而在官方场合刻意掩盖科索沃所有的穆斯林符号”^①，但海合会对于科索沃在与西方交往时淡化伊斯兰身份也持默许态度，其侧重点是“听其言，观其行”。

三、海合会涉科外交动因的双重合法性分析

海合会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外交活动看似纷繁复杂，实则一脉相承，那就是基于其大国外交理念，力求兼顾其在全球、伊斯兰圈、海湾圈的不同层次的利益需求。海合会基于伊斯兰教信仰而对科索沃负有的外交责任，体现了其对于自己在伊斯兰世界主导地位之合法性的捍卫；海合会基于民族自决和人道主义原则先后支持主导科索沃事务的北约、美国和欧盟，体现了其在西方主导的“人权高于主权”的现代国际体系转型时代的身份合法性诉求；海合会从伊斯兰世界与西方所进一步获得的双重合法性对于其巩固在海湾的大国地位有着重要作用，而海合会立足于海湾地区大国的身份又能进一步为其参与伊斯兰和全球事务奠定基础。

（一）海合会支持科索沃实质自治和独立动因中的宗教合法性构建

从世俗政体的角度来看，海合会是海湾君主国的联合体，但从海湾国家政教关系来看，皆为政教联盟的伊斯兰—阿拉伯君主国。由于阿拉伯半岛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且坐拥伊斯兰教三大圣地中的麦加和麦地那，因此，对于海合会而言，伊斯兰教既赋予了海合会国家王室的统治合法性，也赋予了海合会国家参与并主导伊斯兰世界事务的合法性。海合会在科索沃问题上的认知以及态度，关涉其对整个伊斯兰世界和全世界穆斯林的宗教责任。

随着源于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全球扩张，奥斯曼帝国也逐渐被纳入此体系并与欧美国家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随着西方的崛起，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疆域不断受到欧洲列强的侵蚀。一战结束以后，伴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大部分阿拉伯省份沦为欧洲殖民地，仅埃及和沙特获得了现代意义的主权国家地位。无论是奥斯曼帝国，还是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埃及和沙特，都在国际事务中以普通国家的身份参与，这主要可从两个方面来解读：第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直接建立在欧洲“三十年战争”的废墟之上，天主教与新教的冲突被视为这场欧洲毁灭性战争的主因，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恰恰是两种宗教实力的某种妥协与平衡。至少在欧洲国际关系当中，宗教^②是一个被“流放”

^① 章远：《科索沃冲突的宗教因素解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9期，第35页。

^② 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基督宗教。

以免再度激活战争的话题与存在。^①现代国际体系的扩张初期，奥斯曼帝国是唯一的伊斯兰国家，之后则是埃及与沙特，土耳其共和国走上了彻底西化的道路，因此，欧美几乎没有从这有限的几个伊斯兰国家及其实力中感受到宗教的区隔；第二，仅有的几个主权伊斯兰国家实力有限且多与西方大国保持良好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伊斯兰世界旧有的部族和宗教网络未能外溢并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体系，因此，埃及衍生出的是华夫脱党为代表的阿拉伯或埃及民族主义，而沙特承认英国在海湾沿岸酋长国的存在也事实上表明了沙特王室的部族主义在对英外交中的妥协基础。^②

随着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中东国家纷纷获得独立，尤其是 20 世纪七十年代英国撤出海湾之后，拥有主权地位的伊斯兰—阿拉伯国家数量达到数十个。随着 1973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埃及的惨败，声势浩大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逐渐让位于伊斯兰教：首先，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沙特宗教激进势力占领麦加禁寺事件标志着伊斯兰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全球复兴的开始，其中伊斯兰革命标志着伊斯兰什叶派反美主义的开始；其次，冷战结束前后本·拉登为代表的抗苏圣战以及九十年代中期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崛起，其中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标志着伊斯兰逊尼派反美主义的开始；最后，“9·11”事件标志着伊斯兰恐怖主义反西方浪潮到达巅峰。伊斯兰教在现代国际体系中从休眠状态逐渐被唤醒，伊斯兰教在不同程度上成为许多中东国家内外政策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尤其在伊斯兰国家，新的伊斯兰国际体系越来越成为与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并行不悖的存在，并在伊斯兰世界内部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③不仅如此，随着全球治理时代的到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在渐变之中，主权国家不再是唯一的行为体，超国家（国际组织）、次国家（地方政府、部落酋长）、非国家（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乃至个人都有参与国际关系的机会。这又为伊斯兰国际体系提供了更多在全球领域的合法性空间，如超国家的伊斯兰合作组织、海合会，次国家的阿联酋阿布扎比政府、伊拉克库尔德区政府，非国家的大量的中东非政府人权组织，以及散布在全球不同国家的穆斯林个体组成的“信仰伊斯兰”群体。从这个意义来说，伊斯兰教不仅在伊斯兰国家，而且在全球特定范围内都具有强烈的合法性。

① Peter Wilson, *Europe's Tragedy: A New History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Penguin Books Ltd, 2010.

② 英沙 20 世纪二十年代签订的《乌凯尔议定书》、《哈达条约》、《巴拉条约》奠定了今日海合会六国的雏形。

③ 如海湾战争后，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复兴社会主义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开始通过伊斯兰化手段谋求新的统治合法性。

因此，即便海合会对长期世俗化的科索沃的伊斯兰化程度表示迟疑，但从捍卫伊斯兰教合法性的角度看，海合会对科索沃实质自治乃至独立的支持便毫无疑问了。科威特与沙特在 1991 年引入西方驻军的行为招致伊斯兰激进势力的指责，其伊斯兰合法性遭到巨大削弱，而 1999 年对科索沃自治的间接支持是对海湾战争中因联美反伊斯兰兄弟伊拉克所遭致伊斯兰合法性缺失的有力修补。海合会国家相继承认科索沃独立的行为更是为了在伊斯兰世界中树立规范，其中沙特 2009 年 4 月 20 日的承认最具有示范性，其理由是：“基于与科索沃人民之间在宗教与文化上所存在的联系，以及尊重科索沃人民获得独立的意愿，王国宣布承认科索沃共和国”^①。不仅如此，沙特还在一个月以后在大马士革举行的伊斯兰会议组织第 36 次部长级会议上呼吁该组织 57 个成员国以支持自己穆斯林兄弟的名义立即承认科索沃。^②虽然叙利亚、埃及、阿塞拜疆等国因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而反对此议案，但最终决议中还是“欢迎科索沃与伊斯兰会议组织经济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③。

（二）国际体系转型时代海合会在科索沃问题上与西方大国协调一致动因中的身份合法性构建

海合会国家虽然在政治制度方面较为保守，但在大国外交方面灵活性较为明显，绝非固步自封的极端伊斯兰政权。海合会作为海湾地区一极的存在，从成立伊始乃至海湾君主国构建开始，便有着鲜明的西方背景，换言之，海湾君主国在阿拉伯世界乃至伊斯兰世界最早主动参与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体系，以较早获得参与现代国际关系的身份合法性，如沙特立国过程便有着浓厚的英国元素^④，其早期现代化发展以及顺利渡过 1929~1933 年世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财政收入困境便得益于美国。^⑤海合会国家在确保国家利益方面，时刻以交好世界主导性大国为主线，并在国际事务中以西方话语和规范来进

① Saudi Press Agency, “Saudi Arabia Announces Recogni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sovo,” April 20, 2009, <http://www.spa.gov.sa/English/print.php?id=656348>.

② B92, “Saudi Kosovo Proposal Fails at OIC,” May 24, 2009, http://www.b92.net/eng/news/politics-article.php?yyyy=2009&mm=05&dd=24&nav_id=59349.

③ OIC, “Resolution No.14/36-POL on the Situation in Kosovo,” May 23-25, 2009, <http://www.oic-oci.org/36cfm/w/en/res/36CFM-POL-RES-FINAL.pdf>.

④ 沙特王室利用英国最初的轻视而不断在阿拉伯半岛攻城掠地，待英国有所警惕后主动对英求和，尊重英国对阿拉伯半岛海湾沿岸某些酋长国的保护并给予英国特殊利益，英国最终承认了沙特的主权地位。

⑤ 美国进入沙特完全是沙特主动引入的结果。当年的沙特石油未得到开采，其国库收入主要依靠朝觐业和珍珠业，世界经济危机使得朝觐收入锐减，沙特国家的存在受到致命威胁，伊本·沙特国王主动引入美资，开启了美沙特持续迄今的事实盟友关系。

行运作，即便是涉及以色列的问题，海合会也在出于维护伊斯兰宗教合法性的角度对以色列进行批评或谴责的同时，仍然保持与西方国家在重大立场上的一致性。

随着冷战后国际关系规范的变迁，一方面，长期以来虽受《联合国宪章》承认但又在 20 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被压制的“民族自决”原则被苏东国家的解体或转型所激活，原苏联和南斯拉夫分崩离析，甚至爆发激烈的战争，如车臣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等；另一方面，随着美国构建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提出，西方旧有的主权观受到极大颠覆，“人权高于主权”成为西方不遗余力在全球推广其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权规范修正。从这个意义上讲，科索沃战争是世界旧秩序中“民族自决”原则的最后一场战争，同时也是世界新秩序中“人权高于主权”原则的第一场战争，联合国安理会 5 常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妥协以及在自治与独立上的模糊处理就带有新旧秩序交替的双重考虑，从这个意义上就能理解为什么西方将科索沃从自治到独立称为一个“特例”，而俄罗斯等国则认为这是西方的“双重标准”，并由此引申对类似案例的思考，如俄总统普京 2008 年 2 月指出：“我再一次强调，我们认为单方面对科索沃独立的承认是不道德且不合法的”，“我不想说可能会冒犯任何人的任何事，但北塞浦路斯 40 年来已实际上获得独立”，“为什么你们不予以承认？拥有这些双重标准，欧洲人，你们不害羞么？”^①

海湾国家一直将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的身份合法性视为国内统治宗教合法性的有力补充，尤其是海合会成立后既长期无法消除两伊战争中伊朗什叶派神权共和国的威胁，也无法阻挡伊拉克对海合会成员国科威特的入侵和占领，其对于西方大国的倚重愈发明显。海合会对西方新的国际规范接纳兼具主动性与被动性，且以主动性为主，但也带有较强的实用性。海合会处理与中国、俄罗斯等“金砖国家”以及其他非西方国家关系中较少涉及西方话语和主权规范。由于科索沃战争关涉美国和北约的切身利益，科索沃实质自治、独立甚至入盟关涉欧盟的切身利益，海合会国家需要通过在科索沃问题上与西方大国立场一致而谋求国际体系转型时代的新的身份合法性。从技术层面来看，海合会支持在 20 世纪九十年代末作为特例的“民族自决”以及随后的“人权高于主权”原则并无困难：首先，“民族自决”方面，海湾君主国皆为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人占据绝对主体地位，不存在强有力且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群

^① “Putin Accuses West of Double Standards for Supporting Kosovo Independence,” *Daily Mail*, February 14, 2008.

体^①；其次，“人权高于主权”方面，包括世俗与宗教两个层面：（1）西方大国出于战略考虑，几乎对海合会国家的人权状况不予评论，而且基本上做到了不干涉其内政。海合会在迎合西方大国方面不存在较大风险；（2）人权和主权概念在西方有着深刻的基督新教背景，人权与主权都不是无边无际，其边界都在于上帝为最高主宰，伊斯兰教在此问题上也有着类似看法，其共同矛头都是反对世俗国家主权的绝对化和国家主义倾向，但伊斯兰教关于人权和主权的具体认知与西方存在差异。

海合会国家谋求转型时代国际体系新的身份合法性包括以下步骤：第一，对于一直处在非伊斯兰世界的科索沃大谈维护人权；第二，海合会在人权领域加快自身制度建设，“出于海合会成员国对受伊斯兰教法和国际公约保护的人权的重视，海合会部长理事会决定成立包括秘书处在内的人权办公室。基于此决定，2010年6月29日，海湾合作委员会人权办公室正式成立，该办公室专门负责与人权有关的所有事项。其运作由负责法律事务的助理秘书长担任”^②；第三，利用2010年底以来的中东剧变，谴责同属伊斯兰—阿拉伯世界的埃及穆巴拉克政权、也门萨利赫政权、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叙利亚巴沙尔政权违反人权，与西方大国相互利用。尤其在2012年2月29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的谴责叙利亚人权状况的决议中，沙特、科威特、卡塔尔等海合会国家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叙利亚危机代表了中东最近历史中的首例，即当地的阿拉伯强国（powers）与土耳其一道，表明公开立场并以联合国决议的方式，在谴责一个阿拉伯国家政府对其自己的人民所犯罪行上发挥引导作用。”^③

综上，海合会在科索沃问题上所体现出的双重合法性如表二所示：

① 阿拉伯人最初就是一个宗教意义上的概念，随着伊斯兰教从阿拉伯半岛向西亚北非传播，阿拉伯帝国疆域不断扩大且止于此，阿拉伯人最终形成，从种族角度来看，阿拉伯人其实是阿拉伯半岛原住民与帝国境内其他种族、族群的联合体，近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完全是西方理论的产物。沙特目前仍有一定数量的黑人与阿拉伯人的混血后代，他们并未被完全同化，其历史可上溯阿拉伯人数百年的非洲黑奴贸易史，参见 Suzanne Miers, “Slavery and the Slave Trade in Saudi Arabia and the Arab States on the Persian Gulf, 1921–1963,” in G. Campbell, ed., *Abolition and Its Aftermath in Asia and the Indian Ocean World*, London: Frank Cass, 2004; Murray Gordon, *Slavery in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New Amsterdam Books, 1989.

② 海合会秘书处：《法律与司法合作》（阿文），<http://www.gcc-sg.org/indexeb56.html?Action=Sec-Show&ID=51>.

③ Riccardo Dugulin, “Human Rights and Syria: An Original Position for the Gulf?” March 26, 2012, <http://arabstink.com/2012/03/26/human-rights-and-syria-an-original-position-for-the-gulf/>.

表二：海合会在科索沃问题上动因的合法性对比分析

支持科索沃的双重合法性维度	伊斯兰体系：宗教合法性	现代国际体系：身份合法性
	科索沃是穆斯林兄弟，科索沃共和国是伊斯兰国家	科索沃人权受到塞尔维亚政府的侵犯
合法性具体内容	科索沃尽管长期世俗化且伊斯兰化程度低，但仍对其有基于伊斯兰宗教的责任	科索沃民族自决、科索沃人权高于塞尔维亚主权、国际社会有必要进行人道主义干涉
手段	间接支持科索沃战争，直接承认科索沃独立或建交	
	呼吁伊斯兰合作组织所有成员国立即承认科索沃共和国	支持或默许美国为首的北约开展的科索沃战争；支持欧盟在科索沃事务中的主导作用
直接目的	巩固在伊斯兰世界的主导地位	获得主导性世界大国的保护
最终目的	科索沃成为联合国会员国之一	
	科索沃成为伊合组织成员国之一	科索沃成为欧盟成员国之一
	三大目标：海湾大国（自海合会成立以来）；阿拉伯大国（自中东剧变以来）；伊斯兰大国（自伊合组织成立以来）	

四、结语

海合会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大国外交集中了其大国外交战略所涉及的所有四个层面，海合会、科索沃、西方大国围绕科索沃未来地位问题各自进行了多边互动。海合会谋求伊合组织成员国承认科索沃、并支持科索沃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和欧盟成员国，其立足伊斯兰大国身份，交好主导性世界大国的行为只是具体手段，其深层次的行为保障来自于伊斯兰国际体系和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体系的制度性约束，海合会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将在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合法性与全球范围内配合西方的身份合法性最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不仅如此，海合会在科索沃问题上最大限度保持与俄罗斯和塞尔维亚的关系。历史上，海合会几乎没有直接谴责过塞尔维亚，只在 1992 年底针对南联盟与波黑的冲突发表过声明：“塞尔维亚与黑山^①未经允许就对波黑动用武力，违反

① 西方以及联合国不承认 1992 年塞尔维亚和黑山所组成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是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继承国，一般用“塞尔维亚”或“塞黑”指代南联盟。海合会与西方立场一致，故使用“塞黑”而不使用“南联盟”。2003 年，南联盟正式改名为塞黑。2006 年，黑山与塞尔维亚先后独立，塞尔维亚共和国是塞黑的继承国。

了国际法及《日内瓦第四公约》，侵犯了波黑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最高理事会对波黑局势的持续恶化非常担忧并为此感到遗憾。其侵略行径犯下丑恶罪行，包括种族灭绝、恐怖主义、强制迁徙（displacement）、强奸等，海合会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要求联合国安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安全与和平。”^①在科索沃问题上更是如此，因此，塞尔维亚仍然与海合会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塞尔维亚在科威特设大使馆，驻科大使兼任塞驻巴林、阿曼、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等海合会五国大使，塞尔维亚驻埃及大使馆负责塞在阿联酋的领事事务；塞尔维亚还在海合会的准成员国摩洛哥^②设有大使馆和荣誉领事职位，在约旦设有荣誉领事职位。^③总之，海合会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大国外交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这为考察海合会对地区和全球其他事务的参与提供了经典案例和分析视角。

Dual Levels of Legitimacy and GCC's Big Power Diplomacy on the Kosovo Issue

NIU Song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Kosovo's humanitarian crisis and independence has triggered widespread concern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Due to Kosovo's Islamic background and its national encounter, on the one hand, GCC supported Kosovo Muslims' interests and its Islamic nation-state identity; on the other hand, indirectly supported the US-led NATO military action in 1999, and recognized European Union's leading role in the issues of Kosovo independence and others, which actually reflects the dual legitimacy of GCC's shuttling between the Islamic system and modern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re are obvious results in GCC's big power diplomacy on the Kosovo issue and useful cases and perspective for GCC's participation in regional and global affairs.

Key Words GCC; Kosovo; NATO, US and EU; Islam; System and Legitimacy

（责任编辑：余泳）

① 《海合会最高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最终报告》（阿文），阿布扎比，1992年12月21~23日，<http://www.gcc-sg.org/indexc4b9.html?action=Sec-Show&ID=115>。

② 摩洛哥支持北约当年的军事行动，但出于西撒哈拉问题的考虑，拒不承认科索沃独立。

③ 信息来自塞尔维亚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mfa.gov.rs>。